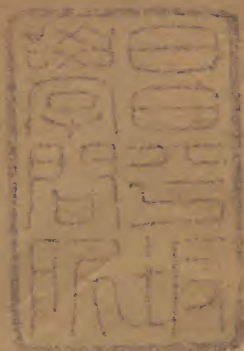


明朝典彙



漢書門			
九	二	〇	〇
一	〇	四	五
六	三	函	號
四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元	九	〇	〇
函	大	〇	五
三	四	冊	號
架	冊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0	
冊數	64	(50)	
函號	294	39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山東高唐州知州臣郭時斗 訂正

兵部

十二

冒濫軍功

附冒濫軍職

淺草文庫

宣德六年十月

上因甘州衛千戶姚寧等奏曲先之役

多冒功陞職未愜人心因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才勇之人愈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將來何以使人今寧等所言宜令總兵官覆勘務合至公無憚改過

正統七年太原左衛卒張敬言頃者山西獲賊官技之陞
多非實功有所司受賂陰與擒獲者有私賂獄賊誣平
民後乃擒獲者有市他人所獲爲已擒獲者宜令公廉
御史究之削其冒陞之職重寘於法都察院議宜行敬
言於天下從之

天順元年二月靖遠伯兵部尚書王驥等奏自正統十四
年以後各處奏報軍功多妄冒欺隱之弊 上曰卿等
爲國忠計言實有理但事已往朕今加恩於下皆不必
查究只令其爲國盡力以贖前愆收後効卿等仍識之
後有報功者更不許似此冒濫違者重罪不宥

人年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
者今一切褫職非法 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自是以
迎駕奪門陞者紛紛入訴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
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而下俱奪爵於是冒
功者盡革而入訴者始息矣

令正統十四年守城者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及出使瓦
剌者天順初迎駕者擒獲妖言者凡有陞職俱革不襲
成化十四年二月遼陽三衛糾海西人入寇掠鳳集諸堡
報至廣寧巡撫陳鉞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
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

懼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鉞與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剿夷人以掩罪遂皆收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而壯者聞亦脫去暨回遂捶死也僧格於獄以擣巢之捷聞

正德元年四月內旨下兵部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陞級數百人初兵部侍郎等官勘得原開係按狀不係對陣且功無顯跡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至是中官營旨乃一切陞之

七年正月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類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據掠脇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賊首每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嫡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獎諭論功陞賞太監谷大用都御史陸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過而官軍殺平民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府庫爲之虛耗

十六年四月安邊伯朱泰奏乞復姓并辭伯爵得旨復姓已有詔令伯爵准辭是日都督朱暉朱洪朱安朱福各

疏乞復姓泰本姓許暉劉姓洪張姓安錢姓福狄姓泰等皆諂附中人矯竊內降倖功要寵以至冒國姓濫封拜握兵權而安福並出中官廝養尤極猥賤云

六月命給事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受武職言等疏言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賁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効勞紀驗之地既

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夏言等疏言武爵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 高皇帝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八人至 文皇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鎔背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張永攘爲已功旣而谷大用馬永成陸閻魏彬筆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榮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嘉靖元年
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
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先是正德丁丑大同應州役止生擒虜一斬首十五而將
士夤緣內降濫冒陞廕至是兵部奉詔議裁除許泰已
奪伯爵江彬江勳神周張洪俱已繫詔獄李秉等八人
有斬獲功丁見等三十三人曹惠等三人皆死於陣宜
陞級如故鄭山等十六人在陣被傷宜改陞署級其谷
鎧王勛馮政等九百三十四人及張永魏彬張忠等九
人廕授弟姪等錦衣衛官悉宜裁革

嘉靖元年遼東巡撫李承勛奏遼東連年用兵斬獲首功
者被奪而倚勢冒級者躡陞人心不平幸遇明詔釐革
宜通行撫按守巡嚴覈正德元年以後軍功應存應革
應奏請三項條狀以聞兵部覆從之

四年侍郎胡瓚總兵官魯綱還自大同列上功狀言文武
大臣科道協謀定議戶兵司屬規畫徵發巡按御史王
官督勦有勞各邊巡撫張縉畢昭劉麟及鎮守王玳等
遠爲聲援郎中馬朝卿等督餉叅謀宜賞章下兵部議
報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劾奏瓚等專提大旅未
嘗身收寸効桂勇誅郭鑑等在瓚綱未到之先徐璫兒
等之誅事出朱振皆非瓚綱功且克孽尚多脫逃而瓚

等之師遽旋欲叙功冒賞又懼爲大臣臺諫所非議乃請恩以媚之王官未聞督師麟昭等或相去數千里瓚等欺罔至此請逮治兵部議覆瓚等討賊未有成功遽爾班師事屬輕率且叙功邀賞尤非臣下所宜是宜罪上責瓚綱班師不俟命而賜桂勇銀三十兩以旌其功部下有功人員俟紀檄至日陞賞

七年致仕兵部尚書金獻民以報功命四川巡按御史逮赴京下刑部獄三法司上罪狀言獻民奉命專征未至地方乃掠取邊臣功次妄行報捷失大臣忠國之體詔革職閒住隨行人員冒陞職級悉革除之

九年咸寧侯仇鸞令其舅曹江詣京賄通職方郎中華鑰爲其父仇恩干進事露勅陝西巡按御史械致仇恩曹江及其黨傅訓王朝宗等來京下三法司及錦衣衛會訊華鑰罷官聽理

二十四年總督三邊侍郎張珩及鎮巡官咸寧侯仇鸞都御史趙錦各奏去年虜犯永昌我兵五戰皆捷斬虜酋狼台吉及其黨百二十餘級俘獲甚衆䟽下兵部科臣叅鸞妄奏希恩兵部請先錄諸臣功而以科臣所叅下巡按詳覈詔珩鸞錦等陞賞有差餘令巡按勘實具奏二十五年宣府總兵張達䟽請以舍人尹秉衡等三人自

隨給事劉學易言奏帶之例爲邊將初遣故許以親信
隨若久歷邊陲不宜復請故奪功冒賞之途乞正達罪
上曰奏帶冒功先年弊事旣屢有明例若何故違兵部
其參閱以聞部請戒飭達而勘秉衡等罪 上念達以
邊事勞置勿問而革秉衡等因諭諸將有到邊歲久與
素在邊而違例奏帶者悉查革于是革陝西總兵王縉
奏帶四人寧夏總兵李義五人松潘總兵何卿二人

八月兵部以太平府盜張旺等平擬上各將吏功次叙及
徐州兵備副使王樞 上曰彼守臣會題不言樞功部
輒議賞謂何其以實對尚書陳經等因自劾言賊有獲

自徐州者臣竊不審誤擬樞賞當伏罪 上曰地方捕
盜與奉詔用兵者異若何輒擬有功擅請賞賚旣引罪
堂上官姑勿問職方郎中奪俸三月

十一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請自今各邊妄殺歸降人
冒功者按實後不必解京許巡按御史得于秋後斬首
示衆以杜奸人犯法之心刑部覆上報可

三十一年兵部侍郎蔣應奎協理戎政竄其子繼詔名于
兵籍中冒首功官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熙敬爲仇
鸞家衆冒功授百戶 上諭大學士嚴嵩悉改鸞所置
戎政給事中凌汝志因言繼詔等乳臭小兒從帷闥執

禪中奪之首功乞按應奎國相罪 上怒各廷杖之編籍爲民其子令巡按收訊應奎死杖下

三十二年二月兵部郎中周冕劾嚴嵩冒濫軍功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志欲報效本部咨送兩廣聽用次年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瓊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卽授錦衣衛鎮撫亡何奏嚴嵩告效忠病廢嵩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二級遂授千戶臣于昔日問效忠爲誰曰嵩之厮役也嵩爲誰曰世蕃之子也憤懣不平久之不意嵩壞朝廷之法一至于此今蒙明旨下本

部查覈世蕃猶私創履草遺臣欲臣依革題覆其草見存可爲左據 上以冕爲挾私命逮治之罷爲民兵部尚書聶豹遂以世蕃所囑冕稿具覆嵩自上疏乞免鶴官允之

三十四年十一月右都督朱希孝奏千戶嚴鵠執獲虜謀哈台白馬厮二人左都督陸炳奏官校戴經李恩執獲虜謀波羅花兔羊羔二三人皆我華人易名爲虜用者兵部尚書楊博議覆 上命希孝炳各任一子錦衣百戶鵠等照例陞級

經恩皆炳家丁也

四十四年初江西紀功御史段顧言以寇平爲其吏書陳

仕遇帶功得免試辦省祭超資選用至是巡撫貴州都御史趙鉞巡按福建御史李邦珍復援仕遇例爲其典史王嘉成邵志乞恩吏部言不可詔如議今後書吏俱不許奏帶軍功諫仕遇仍令追究改正

附胥濫軍職

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兵部奏錦衣衛帶俸百戶黃勝因匠藝得官今告老乞以子代上曰武官皆由艱難積累所以傳之子孫然自開國之初從軍効勞今尚有爲旗軍者此以工藝一時蒙特恩果何勞而欲世官不允景泰四年給事中曹凱言比者戶部請聽軍民官吏輸豆四千石以上者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所輸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是以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諸有功者其誰不解體乞勅輸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贓罪如文職止許原籍衙門帶

俸終身 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
後乃如凱言

天順五年四月 上謂閣臣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
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闕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
對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
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
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
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
減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而子孫犯法
卽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

遠天下官多供俸應役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
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弘治元年二月兵部奏凡擒獲妖言者自成化十四年奏
准以後止給賞不陞然例前得陞者至今世襲則過於
冗濫例後有功者全不得陞又無以示勸宜量爲斟酌
其已陞者承襲時人文到部并優給曾經減革者須勘
當時所獲如情罪深重已正典刑者准承襲一輩以後
照例減革其罪不至死者止還原舊職役不得承襲繼
今報功者亦宜論其所獲情犯重輕以爲陞賞應襲者
俱照前例 上曰擒捕妖言本以止亂但人利陞官多

肆媒孽未免濫及無辜不可不禁承襲者照今議行以後擒獲妖言者止照十四年給賞

六月先是提督勇士都督王欽梁宏因太監李良乞陞前職科道交章劾奏已得旨欽等職領禁兵難同其餘成命已定不可復易至是科道復言禁兵重任都督重職必文武兼備德器老成者方可委付今欽宏皆鄙俗武夫豈堪是任上曰朝廷用人多是推舉王欽等既不應陞革去都督仍以都指揮僉事管事

正德元年九月太監王岳奏官校王縉等十餘人緝事拿賊有功得旨官校陞一級王縉象房管事兵部尚書論進執奏各邊官軍萬死得一首級止陞一級比之此輩勞逸懸殊此命一行各邊聞之孰不解體不報

十六年七月兵部言先朝太監總兵官奏帶隨征書辦皆冒邊功得陞除官職宜依詔書裁革乃疏郝金趙滋等十四人差別情罪以請上曰此曹冒濫名器大壞治體降黜發遣俱如所擬行

命革錦衣衛等八十衛所及監局等廠司庫諸衙門旗校勇士軍匠人役凡投克其設者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一人敢有違明詔影射存冒支倉糧者罪如之

十一月兵部尚書彭澤等言陛下首頒明詔裁革冗濫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八 兵部職
繼因舊邸諸人曾効勤勞乃各陞職級槩致禁近中間
多許世襲臣願聖明勿以藩府之私勞致妨天下之大
計通將前後隨駕來京官旗所陞職級照祖宗非軍功
不世襲例止許各終其身 上曰業已許之第不爲例
嘉靖元年六月 上登極詔書已查革冒濫軍職至是錦
衣千戶劉瑣等復行奏辯兵部覆瑣等皆正德間違例
奏帶之人既經查革竄緣覲復宜治以罪 上是部議
命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如故正德元年以後陞
授盡行查革再有奏擾者罪之

四年錦衣衛革職百戶旗校季全崔玉王邦奇閻安等屢
疏辯復原職下兵部勘覈尚書金獻民等查據被革緣
由上請 上曰閻安等五人原因營建定礮厓陞准復
原職內崔玉任理事季全等各授署百戶帶俸不許竄
緣管事重複奏擾此外亦不得比例陳乞獻民等言全
等怙姦奏辯一日而復九十餘人是以左右一二人之
私壞祖宗百餘年之法也乞復革斥以息人言消天變
給事中鄭自璧等亦言乞將全等革職下吏問遣不報
五年兵部侍郎張璫請沙汰錦衣衛旗校冗官冗兵凡革
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
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御馬監太監張忠爲營建宮殿官匠工役乞恩授秩以百
戶乞錦衣千戶者二旗卒乞百戶者一冠帶人匠乞錦
衣鎮撫者四十有四書篆官乞京班者七匠役乞冠帶
者十有四計六十八人俱從之給事中鄭自璧上言力
諫兵部侍郎胡世寧亦以爲言俱不報會太監周縉等
乞錄故太監羅喬秦文宗詔復從之於是尚書李鉞言
釐革未幾而內臣乞陞隨請隨得如祖宗成憲何如天
下公議何 上以陞復官職先朝故事戒鉞等勿復言
二十年二月司禮監傳旨莊奉夫人弟校尉邢福海肅奉
夫人弟小旗顧錦授錦衣世襲正千戶福海錦復奏乞
見任管事給事中夏言言邢福海顧錦有何勞効一旦
官以五品侍從之職更令子孫世襲乎竊意邢顧二夫
人之在藩邸雖曰供奉年多積有勞勩然於今日遭際
龍飛後宮寵渥分已逾涯不當緣寵驕矜廣希恩澤伏
乞聖明追寢不報

二十二年六月先是兵部請革冗食 上命給事中楊上
林御史沈越清查京衛京營官二臣言象房額設見任
管事俱有定員見今多溢原數兵部奏將傳乞註擬管
事者革去管事臣等請照舊制革回原衛所司帶俸候
缺推補請旨點用越因言該部推用各都司及叅遊總

兵等官悉憑保薦考語但亦有偶叨一薦卽授重銜及不勝任旋議罷黜則名器已褻臣願比照武舉會議事例非有軍功大勞雖遇明恩不得實授又言武舉新者未用舊者已湮大非朝廷選將掄材之至意乞勅該部將新舊武舉人員通行查出其年資才望尚堪策勵者酌量地方加以署職在內地者限以五年在邊境者限以三年若無功能卽住支加俸不許指倚武舉名色朦朧奏用至于各邊贄畫叅隨多係脂統不諳韜鈴倚仗權門咨送年終分別等第時議去畱奏請 上俱嘉納章下所司

二十三年正月總督東廠太監李寅請察緝捕微勞乞恩免查以勵後效 上曰奏內緝獲妖言囂盜陞授人員俱免行查旣而管鎮撫司事指揮崔玉等亦疏請給事中戴夢桂劾其效尤妄奏部議仍行科道官遵照前旨清查給事中楊上林御史沈越各會同查覈越因言廠衛類奏之弊率多含糊乞請朦朧擬陞連署姓名虛張勞勩無功者多冒有功之賞今後請將廠衛人員令兵部東廠會選才力堪克任使者二三百名分註五城如果東城擒獲西城不得率以爲說南城擒獲北城不得勦爲已有所獲人犯果係機密重情有關係憲典者令送

法司鞫明成獄給與緝捕人印信票帖抄招畧節候類
奏陞賞之日執以查照若不係重大事情過爲羅織許
法司從公執奏照常發落詔從之

五月楊上林沈越奏繳清查冗食文冊查過例應裁革皇
親指揮使等官七十一員錦衣并旗守等七十七衛所
例應裁革改正替職等項官旗指揮使等三千六百五
十員名查革過錦衣左等所鑾輿等司幫工軍餘五千
名時冗濫一清而裁革票擬實出大學士翟鑾於是中
貴戚畹怨之者益衆

三十六年巡按直隸御史尚維持言頃因倭患許權宜納
級奈何土豪市僧逃軍罷吏向懼罪自匿者皆得驕人
於白晝大都而軍前未見協濟之實夫克軍下死罪一
等而亦令納銀自贖罷閒官亦令效用軍門恣其剝
謂之何哉 上罪各官任意行私令悉收回原發空頭
劄付亟加禁止罪閒官生事害民者悉革回閒住

三十七年二月錦衣衛匠餘陳岳援大工開納事例輸銀
二千三百兩乞陞兵部覆奉授都指揮僉事註本衛南
司管事日支俸一石子孫承襲一輩給事中湯日新等
言本兵前擬非是 上善其言詔改岳註所分帶俸而
奪兵部司官俸二月

汰錦衣衛冒濫官旗黃浦等千一百十五人降革減替有差從科道議也

除林通賊禁土罪開官主專害刃者悉革回開封
請之休遊 土罪各官到意行錄令悉外回感發空而
諸謂亦令除遊自觀罪開官亦令效用軍門悉其附隊
後軍盡大落而軍旅未見謝徵之實夫京軍不孤罪一
三十六年除遊軍中餘遊軍罪吏向謝罪自盡者皆釋罪人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徐學聚 編輯

湖廣穀城縣知縣 臣鄭雲鵬 訂正

兵部 十三

武學武舉

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
仍建武成王廟 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爲二
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
卽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
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

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建武成王廟是乃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宣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

建文四年設京衛武學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 上諭兵部曰武臣子孫襲職者未

嘗知前人建功之難而驟享厚祿鮮不覆墜 太祖置武學教之欲其諳禮義知古今以圖繼續爲國家之用歲久人心玩愒武學亦不振舉軍官子弟安於養藝武藝不習禮義不諳古今不通將來豈足爲用其申明武學舊規嚴其課績毋爲文具虛應故事

正統六年四月成國公朱勇奏准選驍勇都指揮等官紀

廣等五十一員熟閑騎射幼官趙廣等一百員 上命

置學授官以訓誨之除教授一員訓導六員

九年命各都司衛所凡武職兒男應襲優給并弟姪年十

歲以上者俱聽提調學校風憲官選送武學讀書無武

學處送衛學并附近儒學與生員一體提督

天順八年立武舉法凡天下諳曉武藝之人兵部會同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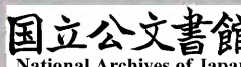
營總兵於帥府考其策略於教場試其弓馬能答策二

道騎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

職二級旗軍舍餘授以試所鎮撫民人授以衛經歷月

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騎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一級旗軍舍餘授以冠帶總旗民人授以試衛知事月支米二石俱送京營總兵處贖畫方略量用把總管隊以聽調遣果能建功請命陞擢成化五年閏二月掌京衛武學國子監丞閻禹錫言三事一古者學必有廟今本學餘堂數楹乞勅所司改為文廟庶學者觀瞻知禮先勇後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薦舉至部試有弓馬策畧者署陞官職今本學應襲子弟乞如薦舉事例亦試藝量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學生學無成效者例為民克吏追糧今本學武生乞勅所司每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計追廩還官送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奏下所司知之

十四年五月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尚書余子俊會官議上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奏上內閣票上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



弘治六年定武舉試策二道文理優韜略熟及射中式者
陞二級文不甚優射雖偶中止陞一級雖善行文射不
中式及射雖合式策不佳者俱暫黜以候再試每六年
九月一次考試後又令先策後弓馬如策不佳卽不許
騎射或答策雖佳不能騎射者亦黜

三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乞刊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并
各處應襲舍人從之

十五年給事李祿奏將帥多出閑閱兵事武藝無所師資
付以重柄恐不勝任乞擇文職大臣通兵書者專任教
養之責下兵部以內有武學外有府衛州縣學又以部

官憲臣提督閱試不必更設官專理 上是之

十七年定武舉三年一次舉行

正德三年四月肇開武舉初兵部郎中楊廷儀能文又大
學士楊廷和弟兵部尚書劉宇利其文學又圖結廷和
凡章奏皆令廷儀草之廷儀主議武舉照文場考試策
論用翰林官爲主考宇遂令廷儀具草每遇文舉鄉試
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北二京并十三省令其轉
行軍民大小衙門出給告示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
韜畧精通武藝身家無碍堪應武舉者各赴所在官司
投報籍貫脚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該管都司屬

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送巡撫巡按其南北二京并
令軍衛有司送南北直隸巡按帶管考試所考人才如
果謀畧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會萃數目
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九日初場較其騎射人發九矢
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十二日二場較其步射亦發九
矢中三矢者爲合式俱於京營將臺前較閱十五日三
場試策二道論一道於文場席舍內試之照依文舉梓
其姓名錄其弓馬策論之優者題曰武舉錄 上准行
之今以爲例

十六年十二月命兩京武學如舊例六年會舉送各邊鎮
賚畫方略有功一體陞賞五年無功各還原營衛所供
職襲替先是正德中嘗停革會舉至是兵部復請從之
嘉靖十五年兵部言國朝武學設在京城東偏規模狹小
較閱弗稱加以教官職小化導實難近武定侯郭勛請
別加振作而御史郭圻復請於武英殿講武西苑閱射
臣等議得禁廷講武事體非宜請以皇城西隅大興隆
廢寺因其解宇稍加拓飭改創齋舍移武學於此羣大
小武官子弟及勳爵新襲者肄業其中用文武重臣教
習設屬分督歲仲冬大加較閱以示懲勸得旨俱如議
其未盡事宜仍令會禮部工部詳議條上一營建殿堂

一專教將領宜命文臣一員撫督講武選各府掌印會書侯伯及各營坐營將官二三十員每月遇三日赴堂講武經等書遇八日演習武藝至歲仲冬請車駕幸講武殿行大閱禮考校將帥而賞罰黜陟之一尊崇廟享古今言兵者以太公呂望爲宗請倣唐制立武成王廟以漢唐以來名將如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尉繚子黃石公張良韓信李廣趙克國諸葛亮鄧禹馮異關羽張飛李靖李勣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岳飛我朝之徐達常遇春張玉湯和配享春秋致祭每歲仲冬大閱外者春夏秋仲月望日會官較閱吳弓馬熟閑通曉兵略者卽遇缺推補否則不得陞敘。上從之卽命兵工二部擬圖說以聞

十九年二月兵部上請歲例當開武科鄉試。上曰姑已之給事中王夢弼上言國朝武科本無定制後以六年爲率自。陛下定制三年一試取至五六十人士皆躍躍思奮一旦報罷恐士解體詔如前旨不許妄議二十年給事中任瀛具奏復設武舉兵部覆議奉旨近年武舉委無實用合依擬開設務求真才實有將畧的分別邊方腹裡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每科五十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裡取二十名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武學武職
二十六年兵部言中式武舉原議指揮以上酌量推用千
百戶以下分送各邊贄畫戍守近給事中楊宗氣奏贄
畫無益罷之但設科取之復不見用匪惟武材無所展
布而掄選初意亦或失之乞將今次中式武舉尹鳳等
照例陞授職級隨宜委用俟有成績一體陞錄得旨武
舉中式官生既出自科目當令各得効用所議之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

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福建布政司右叅政臣朱大典 訂正

兵部 十四

京營

國初設京營隸大元帥府後改五軍都督府以訓練在京
官軍

永樂元年置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曰
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噐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
入管車輦寶燾等事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

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
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
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

八年北征分步騎爲五軍命靖遠侯王友督中軍安遠侯
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
陽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
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尋別選輕騎爲前哨
命都督劉江等克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
等克驃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克神機將軍都督
金玉等克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克輕車將軍分督

精卒不隸五軍

二十二年北征歸京師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
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
司輪班騎步兵十二營管隨駕騎兵圍子手管上直又
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
輝忠効義營管京衛報効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
揮領之三千營一司管執大駕龍旗寶纛負御寶及兵
仗局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大駕纛
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尚冠
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

貼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
甲官軍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管中軍左掖
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鏡大火器五千下管操演火
器及護衛騎兵

洪熙以後以英國公張輔寧陽侯陳懋陽武侯薛祿等為
總兵官後輔懋謝兵事祿姪始以成國公朱勇為大將
宣德四年五月陽武侯薛祿奏神機營官軍初畱一萬五
百六十人於古北口守備議於內地衛所選補其缺今
久而未補乞如前議 上命兵部補之

正統五年正月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

十四年九月命武清伯石亨總京營兵馬亨先協守萬全
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使戴罪督京營

景泰元年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
千諸營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輾撥
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擇三大營精銳
騎兵十萬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而
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為總
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
老營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
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伍行不亂云

四年八月命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
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
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蚩尤
卽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
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
奇兵張左右翼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
奇兵張左右翼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
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
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
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
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
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
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
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
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
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
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時林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
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嘗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
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教閱隊伍始整

天順初罷團營

五年十二月會昌侯孫繼宗奏同兵部尚書馬昂簡閱各營官軍昂等奏選定五軍三千神機等營一等頭撥官軍十一萬九百有奇二等次撥官軍十二萬六千有奇上曰軍既選定其令總兵等官盡心提督訓練務在武藝精熟仍須常加撫恤所司不得虐害

八年復置團營以定襄伯郭登提督

成化初復罷團營

二年正月御史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蓄修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

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鋒挫銳况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身殉國爲陛下効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參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雁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參將提督巡撫緩輯地方然

夫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
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
上
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効頃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
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
歸三營照舊分一二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
闡若仍前作弊卽叅奏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
斟酌

三年二月六科給事中言邊城旣屢有警京營軍士強壯
可用者多爲權勢役占乞勅剛正大臣檢冊清理訓練
聽用奏下兵部舉戶部尚書馬昂副都御史林聰

旣可之尋又命給事中潘禮陳鉞叅預清理而閣臣陳
文等復言必得內臣剛方練達如懷恩者與昂等共事
然後可以剷除宿弊 上從之乃勅昂等曰朕以京營
軍士大率有名無實欲收集部曲往赴邊鄙累旬日不
能得數萬蓋總兵等官縱之歸休役之私用其弊多端
難以枚舉今特命太監懷恩會同清理除已調之數不
與以見在軍士點閱且以十五萬實數來上其有仍蹈
前非隱蔽抗拒不報聽會議處治清理之後仍別立良
法以備調用夫朝廷勞天下之民以養兵而耗天下之
兵以藪弊兵民日困姦弊日深及至有事付之長嘆則

曷若今日不避怨怒盡搜其源而窒塞之以復我祖
宗時兵政之盛乎簡任惟篤期於見効爾等其欽承朕
命後恩等以選過一等三營官軍得一十四萬三千九
百有九人具數奏上上曰一等官軍數多仍分十二
營操練兵部其會舉坐營官以統領之仍推舉文武大
臣各一員總督務在得人

十二月復立十二團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
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
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
懷寧伯孫鏗定襄伯郭登總之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

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北
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
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

五年兵部以都督劉玉當聽調征西所統馬軍缺少乞於
別營選補上曰團營軍選補未久如何又要選補不
允有警令全營以往然此中必有情弊其令內外提督
并坐營官其實回奏於是撫寧侯朱永及玉等引咎自
劾上曰初簡閱士馬委爾等提督訓練正欲兵精以
備調遣何乃因循廢弛輒至於此玉等平昔坐營怠惰
及臨調又稱軍馬不足論法本難容恕姑宥之仍各慎

乃事以副委托數有不足卽與選補勿致有悞
十一年五月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餘
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
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
虛費抑恐兵政日弛 上命究理之

十九年八月兵部以定西侯蔣琬言團營兵數減耗請命
內外官閱視 上因命太監懷恩與戶部尚書余子俊
任其事仍賜之勅曰國家兵備寄之三大營十二團營
昨者虜酋侵掠大同宣府朕命大將征勦揀選精銳旬
日僅得萬餘蓋由總兵等官縱之歸沐役之私用或賄

賂買閒應役權要今特命爾等督同給事中御史按籍
點閱除出征外敢有隱蔽占愆不發聽爾等會議處治
後恩等以所閱兵數奏上 上復曰京營官軍點選以
定自後內外提督等官務盡心操備振揚威武痛革宿
弊撫恤下人毋仍怠玩

二十年十二月 上諭兵部曰京營之設本居重馭輕之
計屢遣官閱視恐有遺缺而鎮守守備等官徇於請託
往往奏請隨行脫有緩急誤事非小自今不得復奏違
者罪之

弘治元年六月鴻臚少卿李燧奏京營操練舊以文武大

臣協同提督頃年以來止用武職總兵而文臣不與乞
於文職大臣內簡命一員往任其事或遇有警卽同征
剿則文武相資而戎務有備矣事下廷議列銜以請
上命左都御史馬文升提督之

十年三月大同宣府謀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
以待

十三年四月北虜入寇京師戒嚴兵部言京營提督各官
任事年久間有衰疾及未副衆望者分別去留庶緩急
得用上卽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各
官疏親賜顧問以次裁決畱英國公張懋等而解遂安

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兵柄至五月復召三
臣於平臺出兵部推官疏逐名訪問面加裁決親書手
勅令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提督三千營惠安伯張
偉提督團營新寧伯譚祐罷團營專督神機營

十六年六月鎮遠侯顧溥卒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十八年七月以許進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

正德元年正月以太監劉瑾等管五千等營

詳中官

十月以太監劉瑾提督團營張永等並司務

六年八月以惠安伯張偉統京營兵征流賊

十年科道官奉命選營衛官軍是時食糧官軍三十八萬

四千七百四十五人各監局門廡等處役占奏准免選者十八萬一千人從征者二萬九千十五人逃故者萬五千四百五十二人團營所存者十三萬四千九百八十三人而中選者僅二萬三千三百二十三人

十六年五月命武定侯郭勛惠安伯張偉克提督團營總兵官勛兼督五軍營

嘉靖元年郭勛奏軍務六事內言將權不重乞於制勅明開臨陣退縮者及訛言惑眾會審得實者斬兵科駁勛要求制勅欲竊威權部議亦謂不可許 上是之

二年給事中陳時明言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十二營

每營操軍萬人今惟冊籍存耳請命本兵簡閱三營將士聽征爲一等轉選爲一等老弱工役爲一等上下其月糧軍有選鋒每營各拔其勇者三千人選邊將善戰有謀者署遊擊令自選數十人爲領哨把總管隊選夜不收工劫營者數十人以教營士遇警卽出操練母具盧文母拘成法各以已意教戰此伐謀之上兵也

六年吏部尚書楊一清奏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真得居重馭輕之宜

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已巳之變幾危社稷于謙乃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不堪者退之老家天順初罷之成化間置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張於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檻縷氣息奄奄平居且難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百戰之虜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於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

以一歲計之該食九十七萬八十餘石是皆百姓膏血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月日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正德間山東北直諸處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置之不問乎啟邊人輕我中原之心誠不可聞於四夷訓於後世者矣今失此不爲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卹之恩禁剝削之害嚴役占之

條革宿弊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采一變內治既舉外攘何難國家之元氣壯而生民之命脈庶延於此也

此條錯簡

八月命武定侯郭勛揀選奮武等十二營官軍一萬二千員名以坐營官署都督杭雄張軌都指揮劉淮焦倫克叅將演操聽征仍命太僕寺挑選寄養馬匹備給

五年奮武缺坐營官閣臣費宏欲用新寧伯譚綸而兵部竟以鼓勇營徐源調補宏又欲以綸補源缺侍郎張聰論宏劫制府部上曰簡用文武大臣由吏兵二部推舉宏雖居輔導點用皆自朕但爾所言良是以後推用大臣各部務從公舉以副任用

九月巡視京營科道王科陳察各叅奏武定侯郭勛頗備周利侵收團營草場租銀數萬占用軍匠科索多端保舉屬官以賄爲第班軍派工以賄放免任用奸惡郭彪鄭鑿等剝軍害衆怨聲載途宜褫職論罪不報助疏自辯上諭之曰卿宜益奉公守法以副委任無忝世勳給事中鄭自璧趙廷瑞張達南京御史潘壯等俱言勳以奸成橫以酷濟貪矜名傲物怙寵售私籠絡貨資漁獵營伍爲妖賊張寅囑托爲逆黨陸完雪冤剛復有餘矯誣無狀屬者言官交章論劾更蒙溫旨慰勉是旌之而使縱也乞卽褫其樞柄下諸臣所奏嚴究以除奸惡

疏下所司刑部覆言所奏俱有指實請下法司勘擬兵部亦言勛貪酷奸橫不足以膺重任請罷兵政別推老成練達重臣代之俱報有旨

六年十二月召起閒住太監張永提督團營

詳中官

大學士張璁言京師根本之地管伍空虛武備不修此第一可慮也景泰初于謙嘗立十二營之法最爲緊要日久漸廢至正德間江彬用事乃引宣府大同榆林遼東邊兵日入內府操練名曰外四家而團營之法益壞今春虜寇宣府欲選京軍征勦團營額設十二萬人及選不滿二三萬蓋由強壯者占役權門疲羸者掛名影射

夫戶部糧冊十二萬不闕一人而點選兵冊僅此設有警變何以備之臣與楊一清議欲如此法修舉患未得人茲蒙 皇上起用太監張永責之提督更乞勅下將權要私占軍丁清出補伍以克十二萬原數而於十二萬數內量爲精選以備先鋒至於每營總兵叅將等官必擇知兵宿將爲之不宜專以侯伯膏粱子弟濫克仍戒不得剝削軍士以離其心擅令工作以傷其力無事之日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卽奉命啓行務使將必知兵兵必克敵如此則營伍克實京師有備夷狄之患不足慮矣 上嘉納之命提督團營官從實舉行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團營重務國家第一事幸四方無大警然安不忘危聖賢至訓卿其圖之一清等對曰國初京城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于謙因巳巳之變選其精銳分立十營團操成化間又增營爲十二分布益嚴今久不蒐選戎政大壞 陛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謹陳六事一曰慎簡提督文臣以兵部不宜兼管營務乞舉素負才望諳曉兵政大臣專設一員以提督之二曰嚴擇將領官員以所任多膏粱紈袴不閑軍旅宜推舉將官曾經戰陣者付以蒐選教練之任三曰慎選戰鋒官軍以出禦敵必使鋒銳者當先宜大簡各營分爲

等第選其勇健者二千人爲一等就中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千人爲戰鋒專備征調四曰時訓練以求實用以把總官雖知號令而軍士徒應故事必使營中講解通曉號令又簡一二人爲師聽其教習責以成功五曰禁科尅以作士氣以管糧等官科斂多端所存無幾乞自後假借科斂者以軍法治之六曰查處京營馬匹以營馬多瘠固係失養亦由軍士貧難故耳訪得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凡三月餘月折解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恤貧軍而重懲其失養者則被罰者無辭 上令兵部如議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京營
七年正月大學士楊一清言京營將領多係勳臣世胄膏
梁統袴之輩宜依弘治間劉大夏議凡邊將曾經戰陣
偶坐事居閒者悉取至京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
濟且古之用將者智勇廉貪皆可兼使不以一青瘡
上納其言令兵部推舉乃舉原任總兵潘浩鄭卿靳英
副總兵周尚文叅將高時楊天祐王道見任叅將魏錕
蔣存禮都司申錫陳希夔俱曾歷戰陣謀勇可取宜召
赴京師備坐營領軍之任上曰將才難得各官雖有
因事論罷者用人之際當舍短取長浩等及錕存禮巡
撫官其給傳令詣闕聽用錫希夔照舊掌諸司事勿召

營官查上十二營官軍原額十萬七千有奇今止
五萬四千四百有奇馬十五萬二百餘匹今止一萬九
千三百餘匹其中病憊厯瘡者過半營務廢弛若此
八年正月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茲提督官張永故朕
求堪代者不得思永乃卿與璉所薦今可勿負前忠卽
舉二三來一清因薦太監黃錦王竝且言近日營政被
郭勛沮撓乞加戒飭 上曰勛心亦素存忠奈恣暴不
肯圖改今握兵已久當以更用但乏人耳錦竝二人非
朕自擇乃司禮監循次之用二人素嫉張永難保不廢
前人修舉事功且與勛熟就如璉乃剛毅之資所交皆

未甚善故朕問卿聞先朝有張忠者素好今謫在南京
卿可再議以聞一清言張忠先年過失頗多宜取回聽
用其圍營重任未必遽堪 上報聞

郭勛久典兵事不法姦賊巨萬有知州金輅者錦衣人也
坐贓戍隆慶衛勛受其賄遣人取還指揮王臣不從遂
縛臣及輅以歸臣被掠甚急用重賄得免御史趙鏗以
聞 上詔問勛勛曰無有 上惡其強辯下法司議罪
刑部侍郎許瓚等言軍官犯罪不請旨及奏事不以實
律有明條勛欺妄驕橫宜論如法 上曰勛受命提督
營務不修職業專事銖求威福自恣怨聲盈路取回欽

發軍犯擅罪邊地衛官却又飾詞強辯無人臣禮本當
重究姑念勳戚世臣罷其典兵及保傅官階令於中府
帶俸閑住 一云楊一清惡勳驕橫諷御史王堂言之
御史陳察亦以爲言 上不得已奪其官云

三月 上諭楊一清曰圍營內官缺朕欲以武忠爲提督
其張忠量陞職事先着來京閑住待數月後着於十二
營內管其一營庶不誤事又郭勛之缺亦須蚤選勳臣
堪任者卿可併議來聞一清言武忠張忠當如聖諭取
用侯伯中則仇鸞都督中則楊宏可用 上納之
命兵部尚書李承勛兼提督圍營軍務初伍文定旣罷承

勛等會舉侍郎王廷相黃衷俱可代因言今方裁革冗員團營似不必專官正德初許進爲兵部侍郎提督營務仍管部事今惟上裁一上曰卿旣言專官似冗然必諳練戎務者方可兼此其卽以煩卿不妨部事兼提督上大祀南郊團營扈蹕將士多不至提督尚書李承勛叅科道覆治於是把總楊清等以缺隊太多下法司治罪革任餘將佐抵罪有差營制凡把總缺提調坐營隨行選補郭勛陰庇清等畱其缺久不補至是踰歲遂疏請復清等任而詆承勛叅革爲非於是巡視京營科道主準等數勛專恣且請重治清等以杜夤緣兵部覆如議

上命錄衣逮清等送刑部鞠治勛姑貰之

九年復以武定侯郭勛提督京營復保傅閣臣張璉薦也

十一年十月御史鮑象賢以興工多役班軍請分爲三二

以營操一以赴役兵部用通政使陳經議請分爲二半

歸於營半放回原衛休息收其糧雇夫應用從之已而

京營復言放回班軍非制詔准行明年一年

十三年二月給事中曾林言團營重務尚書王憲職任本

兵勞難兼攝今邊報旁午營務視昔加重請改左都御

史王廷相提督團營令憲專心部事從之

十月命兵部選閱團營京衛官軍郭勛言選閱有妨操練

請候住操別爲議處兵部言事方有緒而一旦停止轉
滋奸弊且平旦營操操畢而閱亦何妨之有若冬月嚴
寒軍士聽選則尤不便請閱選如舊詔從初議

二十年給事中高時論原任巡捕叅將九聚及坐營西
寧侯宋良臣都指揮陳謹等十九人各貪懦不職上
曰國家軍制居中馭外京營爲近鎮方闡取法九聚等
隳教營務已非一日革任閑住永不敘用自今巡視者
俱宜遵諭如期案奏亦不許徇私過當

二十一年命兵部尚書毛伯溫不妨部事提督團營軍務
伯溫因言振舉戎政必先精擇將領撫綏士卒兵將相

恤故法令得行邇聞將官往往剝取軍需以通賄賂士
竊且驪以馭敵宜其敗矣請勅各邊撫按諸臣嚴行
總副叅遊守備等官洗心滌慮無蹈前弊一切軍需悉
以給軍將官絕營求之路則政本清軍士裕衣食之資
則士氣倍戎政急務莫先於此上納其言詔都察院
刻榜諭衆及緝事衙門悉心訪察但遇各邊將官入京
賄賂賈緣陞推及棍徒指稱驛騙者卽逮問重治之
二月提督團營成國公朱希忠言官軍脫班數多乞行巡
按御史究治上曰官軍脫班數多豈獨該衛買閒作
弊坐營大小官員納賄鬻放皆襲以爲常卽御史查究

亦虛文耳其下部詳議

十二月給事蘇旻言京營軍士尚缺二萬乞募克補下兵部尚書毛伯溫言今日之事不在足兵在選兵不在生財而在節財若所募匪人不特無益營伍且虛費糧餉臣謂募兵之議暫宜停罷第令見在時加訓練汰其老弱冒替使在營皆可用之兵無坐食之患爲可耳從之二十三年六月巡視京營御史沈越言臣被命以來逐一查閱營衛情弊聞見頗悉夫國衛於兵兵資於食京營之兵所賴以振揚威武控內馭外故轉天下之粟以供之嚴輸力輓重費而不辭者所倚甚重故也使其替補

法嚴訓練精密則兵威自壯糧費不虛若老弱冒濫之徒雜處行伍虛糜無益豈國家養兵儲用之初意哉但今邊右有事團營居重馭輕不可無通融作新之道乞勅兵部再加詳議將臣所擬應革軍人斟酌以請從之十一月給事中徐養正言今之團營卽古天子之六軍也當戎務廢弛之久而欲錢糧支給宜禁止侵漁以革夙弊馬匹領養則揀選壯軍以便飼餼給發弓矢器械以熟操練分別軍士強弱以作勇敢詔議行之

二十八年春虜警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西寧侯蔣傳惠安伯張綱錦衣指揮同知鄭璽僉事孫堪偕給事申

楊允繩於閱武場比試應襲官舍璽忽報訛言云虜人
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繩以聞詔責璽訛言驚衆
穢職岳溶怯懦損威革坐營管事傳等不能規正各奪
俸二月

二十九年九月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
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爲十
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
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旣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
過五六萬人而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醜
虜深入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其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

井遊販衣甲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爲卒伍不足其弊不
在逃亾而在占役訓練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
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統綽不閑軍旅平時則役占營
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先年尚書
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將領惡其害已
率從中沮撓軍士久習驕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旋復
中止彫敝至極我皇上親見其害宜差風力科道通
查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汰去老
弱逃亾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
器械加意練習勿爲浮議所搖庶幾營務可飭

上以

其疏陳積弊皆是乃勒提督太監高成歸內罷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鏞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改京營總兵官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協理卽以邦瑞爲之仍令兵部會官議議上言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其始止合大小教場以訓練五軍將士永樂初立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伐戍守之用三千營司寶壽令旗神機營司神槍火器謂之三大營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掖哨五軍營三千營俱有五甸至於千二團子手幼官殫忠等又俱有營附於五軍營中而各

有司焉時營無不知兵之將將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前試驗及按月開報之條以爲賞罰懲勸所以兵休而不驕兵用而不困正統末尚書于謙見五軍營軍士精壯老弱參處就中挑選十二萬團操爲十二營立爲奮武等名以別其號總以提督以重其權十二營內莫不各有三大營至於老弱存留大營遂爲次撥亦應變濟時之權也至正德而有東西官廳之制其法就十二營中挑選精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各邊奏請待報啟行是十二團營又爲老家兩官廳又爲團營也至今日則兩官廳之兵又未必精營日分而愈弱軍日選而愈弊

官多則占役者重而軍士疲於奔走營分則稽查爲難而軍士易於隱蔽因條爲興革六事 上命如議遂革提督內臣五軍營設副將一員參將游擊將軍各四員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一員佐擊將軍練勇參將各六員旣而仇鸞請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爲正兵參將二員爲奇兵正兵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從之鸞又請張鶴齡故地改建府牙居之小廨四週居大同兵五百自衛曰用以訓練京軍邦瑞請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與鸞忤主事

申懋復持法不爲屈疏京營弊政語稍侵鸞鸞怒密疏逮懋杖之補外鸞又言京營置給事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鸞言無不聽遂益驕

十月 上諭仇鸞王邦瑞及禮兵二部曰朕復祖制三營修武其舊哨司掖名瑣無用今頒下京營新制卿等詳議具奏又特諭鸞曰朕定將兵制數五軍勿易二營之副將止用一人不必二人將大將所統三營仍外添能戰之將六人分領操練衆將之選不必備員須經陣者亦勿由部用卿須力主復 二祖初建之武威可也

仇鸞言頃者營制一新臣等仰奉嚴旨三令五申欲大振

往時玩愒之習但恐行法過嚴人情不便或興謗言搖惑乞責成臣等母有所避并令所司禁戢流言者上曰卿等受朕簡任其督率官軍嚴加訓練若有造言與謗意圖阻撓者捕緝重治

三十年仇鸞言頃聞姪臣者謂臣家丁劫趙時春所統民營夫兵雖有軍民之分悉臣節制臣何怨於民兵而令家丁劫之此由去冬臣欲調邊兵而尚書王邦瑞郎中尹耕欲募民兵以沮撓不遂故值臣出兵於外遂駕此浮辭搖亂國是伏望收臣重權俾得全首牖下以終大造上手書慰之曰卿竭忠戎務今秋果賊未犯豈可

以羣嫉求退宜益盡心運思以慰朕望不允辭

初虜犯京師上命都御史商大節領兵部巡卒督五城御史巡城內外以防不虞後又以大節言召募技勇異等士倍其廩令大節兼領之至是仇鸞以秋防布遣諸將乃徵大節所部兵使隸已麾下復檄大節防禦京城大節以已列卿貳不當受鸞節制因奏兵部巡卒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領且劾鸞包藏禍心宜裁抑其權勿使胎亂鸞上疏力排之遂繫大節於獄論死大學士嚴嵩以太節雖涉規避非臨陣失機比宜改戍邊不聽竟死獄中及鸞誅大節故所部卒石鏗等

伏闕訟寃兵部侍郎張時徹因以覆請上怒其擅擬
降俸二級士氣皆以大同無過狀三十一
年仇鸞言曩者奉詔每年調發京營轉弱為強軍
六枝戍大同宣府薊鎮以六月往十月還今已屆期臣
謹剖署副將孫勇叅將黃恩各三千人守宣府叅將施
寬遊擊趙應各三千人守大同遊擊蕭振許榮各三千
人守薊州上報曰此事卿等但就營中教練勿令之
外時上意頗疑鸞擁兵太重稍稍裁制之以節收其
權鸞憤不知懼也八月時宣府薊鎮有虜倣仇鸞方病疽甚疏請輿疾赴軍

上諭止之會邊報日急兵部尚書趙錦言今強虜壓境
人心洶洶大將安危所係而鸞病不能軍有如虜衆長
驅貽憂君父不小臣錦不勝犬馬拳拳願親往代鸞督
戰一上謂本部不當輒出乃詔鸞納還勅印其京營戎
政令侍郎蔣應奎暫署仍命暫設臨陣文武大臣各一
員代鸞督戰以遊擊時陳為都督僉事改戶部侍郎孫
禕為兵部俱提督軍務鸞聞命大恚病益劇尋歿
先是鸞數在上前畫策調兵禦虜卒無成效上頗厭
之及鸞死亦心知鸞奸逆未發會鸞廝養時義及侯榮
姚江皆冒功授錦衣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而大學

士嚴嵩與錦衣都督陸炳亦素忌鸞乃給時義等曰汝禍在旦夕爲若計惟遁虜可免義等信之遂出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降虜爲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追發鸞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鞫之於是法司奏鸞謀反律當追戮乃詔暴鸞罪惡剖棺戮屍梟首九邊妻子及時義侯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謫戍邊下詔布告天下虜聞鸞死旋亦引去

兵部以總督京營戎政員缺請會推且言京營舊制文武大臣俱用提督名銜相制行事以防臣下擅權亂政者請復舊便 上曰總督京營戎政朕所定名忠否存乎人耳何得輒行奏改其卽推武臣可者二三人以聞爾等日久始請又違欽制姑不究

九月 上諭內閣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當者 祖宗舊制曰提督團營義與今稱總督同否非外出可用欽差二字乎又上下六營其名尚在今制以正備二兵爲名是否又轉弱爲強一事此鸞之逆情宜宣示軍中令勿以此抱怨必盡力於國其他一切當正者卿等一一議上大學士嚴嵩等言臣等仰惟 皇上更新戎政一一盡善提督與總督義本非二其欽差二字乃鸞自稱誠

不宜用上下六營之名除去已久宜如聖制以正備二
兵爲名又臣等聞欽定營制自正兵之外五軍營備兵
六萬六千餘人神樞神機各四萬人今正兵尚未足况
備兵乎此宜令戎政官查處者也轉弱爲強兵已奉明
詔裁革臣等謹條列未盡事宜以上一議軍器一議首
領官吏一議各營將官一議班軍行糧一議歲調邊兵
一議京師民兵 上曰朕所諭及卿等所議與他未盡
者令兵部熟計以聞

以豐城侯李熙總督京營戎政熙因上釐正戎政三事一
言逆鸞賄進把總官宜定去畱二言鸞調任叅將不由

上命宜逮治三言鸞增置各將家丁宜革奪 上從之
三十二年正月兵部覆李熙等條陳四事一精揀選今營
兵十二三萬人拔一可得邊兵四萬五軍營定以二
萬二千一萬屬總督萬三千分屬四遊擊神樞神機二
營各九千分屬三佐擊而諸將領千把總俱遴選更調
以總領選兵二明賞罰每選兵歲給器械銀一兩開操
時月加操糧五斗約歲費銀十二萬餘宜番休各省班
軍徵其行糧之半給用三養銳氣營兵日操率晨出暮
歸生計旣妨困餒日甚欲求精銳殆不可得乞將選兵
於三六九日入營以均節勞逸蓄養銳氣其將佐一視

教練成否以爲殿最四禁訛言京兵偷惰成風一遇清
覈選練輒起訛言使任事者疑畏中止乞命所司巡察
捕治大學士嚴嵩等言 祖宗設三大營內護京師復
令河南山東鳳陽大寧四都司軍分春秋班入衛蓋以
居重馭輕有防微之深意是以百五十年未敢輕變今
營兵止十三萬數已不多宜訪求弊源大加振舉豈可
只選四萬練之是京師所恃止此四萬軍而已其餘悉
爲棄物費糧餉以養疲羸豈計之深也各入衛兵近年
雖有私放折乾之弊每嚴清查之令人心尚各知警今
若奉旨折乾 祖宗良法深意一旦蕩然恐異日貽害

匪細但李熙等旣如此建議不爲之處他日得以藉口
諉咎合無增給糧餉加意練習務使可以臨陣對敵將
來免復調邊兵其餘營仍責令照舊訓練以資護守不
可因而廢弛 上降旨曰朕更新戎政設置將領欲使
士馬悉變精強緩急皆得其用李熙等受茲重寄當殫
心整理以副任使今旣有建白准令會同巡視科道慎
選嚴練務堪戰守其餘營兵仍一體清查訓練不得諉
以棟出遂爾廢弛班軍赴京操備係 祖宗成法豈宜
擅更折銀不允行所議增給銀米戶部如數給與一年
以後奏請裁奪已而兵部選諸將曾經戰陣劉太章十

二人統領操練請命大章等各選所部兵如前議四萬之外再選備兵萬人令主事方祥李僑王遴王之誥同巡視科道官覆選訓練俱允行

三十三年六月初庚戌之變召募民兵數千爲一營防禦京城設參將領之至是逃亾千餘原統領革職參將左灝請勾補兵部言此皆烏合無從清勾宜汰老弱所餘精壯不足一營當附籍京營巡捕以資實用因請復灝職聽用從之

三十四年正月巡視給事中丘岳等奉詔閱巡捕官軍凡缺軍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參巡捕指揮樊經等及參

將茂鎮等罪因言逃軍多係召募民兵烏合無籍難於勾補且請申嚴捕盜條格及私借私占官軍之禁詔革經等任付法司問奪鎮俸半年其民兵應否存畱下兵部議報自後敢以軍馬私役騎乘者令參奏治罪

三十五年以鎮遠侯顧寰總督京營戎政先是督京營平江伯陳圭與時相有連視仇鸞貪愈甚久之卒以寰代寰名將家子持廉有聲命下人人舉額

三十九年五月巡視科道蘇景和張九功疏請增選戰兵以重訓練上從之卽命景和等會同總督官選兵三大營中得壯士六萬餘人因復奏請分爲二十枝免其

工役俱赴各軍操練以聽征調增設中軍千戶把總領之報可

四十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楊博以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成驕惰乃議摘選番戍條上四說一言使京軍習見烽燧涉歷勞苦可以轉弱爲強二言居庸鎮邊警報絕少卽使有警去京甚近朝發夕至視調宣大保定之兵勞費頓殊三言春防之旨本鎮止畱邊兵二枝一遇虜警顧此失彼誠得京兵守戍使邊臣專守古北口在此爲虛聲在彼爲實用四言部署已定可視春來緩急爲進止不至虛發以耗芻糧 上是其議

四十一年正月協理戎政兵部尚書江東以萬壽宸居典工自請率甲士守門 上以開操在邇詔與顧寰輪日視操仍同防守

四十二年七月顧寰疏京營事宜條六事精挑選之法較操練之實明補替之例禁奸詭之習專兵車之用預器械之設 上曰京營係戎政之本選練事宜務從實舉行毋負委任

四十三年正月薊東報虜警 上諭兵部整理京兵因問大學上徐階鎮遠侯顧寰可用否階奏寰雖非將才然一時亦難其代 上曰寰之代今必無勝者若於戰陣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抑又難之如不必侯伯他有堪用否階對請諭兵部會
官於侯伯之外推舉以聞 上曰寰所任京戎只可令
恤練士卒耳衝鋒破敵須別選一二員備緩急如舊例
且三營六總似多今於將副擇而用之何如階曰聖裁
允當請傳示兵部擬行 上復報曰京營一總督今亦
不必添卽以副將名目選用亦可

八月諭兵部集議京營實政尚書楊博等上言祖宗設營
兵於京師壯邊兵之根本居重馭輕意甚深遠去歲變
生倉卒請調紛紛以故戎政二臣莫知所措從之則慮
剝膚不從則橫生口語宜及今防秋之期先定規模使

營臣之計審邊臣之望塞因條十事之實一核操練二
核戰守三核將領四核軍士五核議論六核火器七核
兵車八核城守九核彈壓十核哨探 上令務實舉行

隆慶元年七月駙馬都尉鄒景和言故事戎政開操在春
三月秋八月中旬後以逆鸞建議改於七月宜如故便
上曰秋防事重七月開操不爲蚤其遵成命行

九月命太監呂用高相陶金坐團營兵部尚書郭乾執奏
以爲營制經 先帝裁定革去團營官有定員不用內
侍遺訓昭然今一旦易之不可 上曰朕觀會典有內
臣監營之制仍命草勅賜之

給事中歐陽一敬御史韓君恩等各疏言內臣不當坐營且團營裁革已久無可坐乞追寢前命上以示輔臣徐階等階等言太祖原無團營團營之設起於景泰間至嘉靖二十九年已經先帝裁革特以會典修於正德中未及明載今內臣委無團營可坐事體有碍乞從言官所請上不悅因詰階等何故不奉詔命具以意對階等言先帝因京師虜警懲戎務之廢弛考太祖之初制將團營裁革內臣取回數年以來事權稍得歸一操練漸覺有效今命內臣坐營若據見在之制則已無營可坐若必用內臣則須將先帝定制盡行

更變不惟臣等不敢竊恐聖心亦所未安臣等願上以先帝爲法輒有陳奏無他意也上遂寢前命故事京營兵每三年遣司禮太監一人閱視至是及期兵部以請上曰今年朕將大閱其罷遣以後如例行兵部覆總督戎政顧寰等奏三大營官軍不滿九萬視祖宗設兵之數才三之一議以各衛所原額管操官軍悉爲清勾務滿十萬不足則以先年召募迯故名額補之詔如議

三年正月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兵部尚書霍冀等議大閱在即功罪方明寰享大將之榮十有五年而一旦

求去且副將叅佐諸人俱待 皇上別白以彰勸懲孰
得自便其私 上命寰策勵自效不允所辭

四年二月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握兵之害意至深遠今
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鸞時事危矣請將
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
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
則領勅掛印而命將闔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營
中庶泰阿之柄上得而持下兵部議尚書霍冀言貞吉
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今京營之

制總爲三大營以統其綱分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
柄不偏於一時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
秋閱視有歲終考覈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
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
皆探本之論至論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
微杜漸議亦可行冀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會給事中
楊銛論冀銛爲貞吉鄉人冀疑貞吉嗾之乃各上疏辯
上不悅責冀令閒住而慰諭貞吉

命總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僉事袁正焦澤分
爲三大營總兵官繼爵恥與正等伍移疾辭務爲言官

所論 上諭畱繼爵復以二將名位輕命三營俱用勳
臣領之行兵部會推巡視科道魏體明王友賢劾繼爵
抗違仍請申明將官相見禮儀使皆安分協心以修戎
務報可已而給事中溫純復言古人拜將或拔自行伍
奴僕以官釋人不以人克官惟取適用爾今勳臣用一
繼爵已非得已若盡皆流官欲於數十人中求三大將
豈不難哉矧京營集議數月以來始而曰永革勳臣既
而曰兼用勳臣今 皇上又欲盡用勳臣臣恐議論日
多績效鮮著不如姑務擇人毋拘世類之爲得也既而
以定西侯蔣佑領神樞營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營而

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
各設文臣提督於是以前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劉燾提
督神樞陳其學督神機

以曹邦輔爲左都御史閱視京營時巡視科道魏體明尚
德恒以戎政更新疏請亟推協理大臣 上謂京營務
重更協理爲巡視今該部卽將文臣堪任者并三營大
將疏名以聞於是邦輔以廷推得召用而三營總兵尚
難其人御史陳子階言營兵數年以來將非其人積弱
已甚及今不加慎選則營務必難改觀訓練終無實效
乞照近舉邊材事例令科道各舉其人事下兵部議覆

謂開操既在邇而閱視文臣方自南方推用未能印來
請先以五軍等三營總兵推補仍行科道推舉從之
吳繼爵等奏祖制京營以文武大臣並爲提督載會典嘉
靖間都御史汪鉉兵部尚書劉天和張瓚俱與勳臣共
事庚戌後始改勳臣爲總督文臣爲協理其名雖不同
而文武並用之義實未異也比者 皇上採輔臣之議
分營練兵復改總督爲提督協理爲閱視臣惟部院大
臣用以閱視其任似輕而泛未若提督有督率總理之
責尤重且切况營務廢弛已久臣等才識淺薄非藉文
臣共事卒難整飭乞仍舊制改閱視爲提督 上許之

已而曹邦輔言繼爵等乞改閱視均爲提督其詞若擬
舊制而其實爲奸避之計以爲無事則彼勳爵居臣上
不得相制有事則臣當分任其責耳但繼爵等以三人
各提督一營而臣以一人共提督三營其職掌及應接
禮儀宜下吏兵各部詳議 上曰已有旨矣凡營務悉
遵典禮行無妄議紛更

九月詔復京營舊制自京營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持意
見擇便利旬月不決給事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其失在
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
陛下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猶懼有十羊九牧之患况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卽文臣中亦自相矛盾干把總受叅遊令候焉而副將之令至又倏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居常猶忌之以之臨敵蔑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雜置三營中所有公移以一官往來六提督之門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各領兵五枝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爲三大營分之爲六副將又合之爲一總督一協理蓋祖用先帝之制而諸輔將之分屬統領者又適輔臣分制之議夫誰

曰不可故臣等以爲文武大統卽莫如復 先帝制使其諸副將遊擊等官仍從近議分統巡視御史王友賢亦極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部覆如純等言請仍用武臣一員總督文臣一員協理其副將叅遊分統皆如近議 上報允乃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復以鎮遠侯顧寰總督戎政

凡有... 奏... 奏... 奏...

其... 奏... 奏... 奏...

其... 奏... 奏... 奏...

其... 奏... 奏... 奏...

其... 奏... 奏... 奏...

其... 奏... 奏... 奏...

